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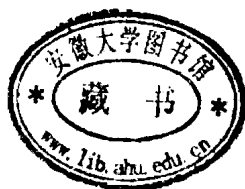
劉大魁集



〔清〕劉大櫟
吳孟復 標點 著

劉大櫟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201202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劉大櫟集

〔清〕劉大櫟 著

吳孟復 標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插頁 7 印張 21.25 字數 360,000

1990 年 12 月第 1 版 199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4,700

ISBN 7-5325-0859-5
I·479 定價(平): 9.95 元

海峽詩集

劉大槐海峽詩集經碧軒藏板

諸先達友人許論

望溪先生二事

與魏中丞茂國手書云及門劉生大槐者大兄

越所爲古文頗能去靡世俗踐徑而命實不復

卑以湯博已入彀而或憮去之祠中副車今以

老不經選難止得暫圖教職亦見其幾日知其

然已置於儕輩第發先言之者以重數可耳其所

吾小集謹以呈教

與雙聲便手書云劉生大槐不但精於時文即

海峯八家圈點評

卷之三

論佛骨表

此時

至佛也

點

此時

至然也

點

事佛

至知矣

圈

夫佛

至之情

點

假如

至宮禁

圈

佛骨表是寧尚書無違篇

潮州刺史謝上表

既免

至為謝

點

具言

至上陳

點

過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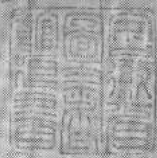
至言省

點

臣於

至郊廟

點



劉大樞八家圈點評書影

劉大櫚墨迹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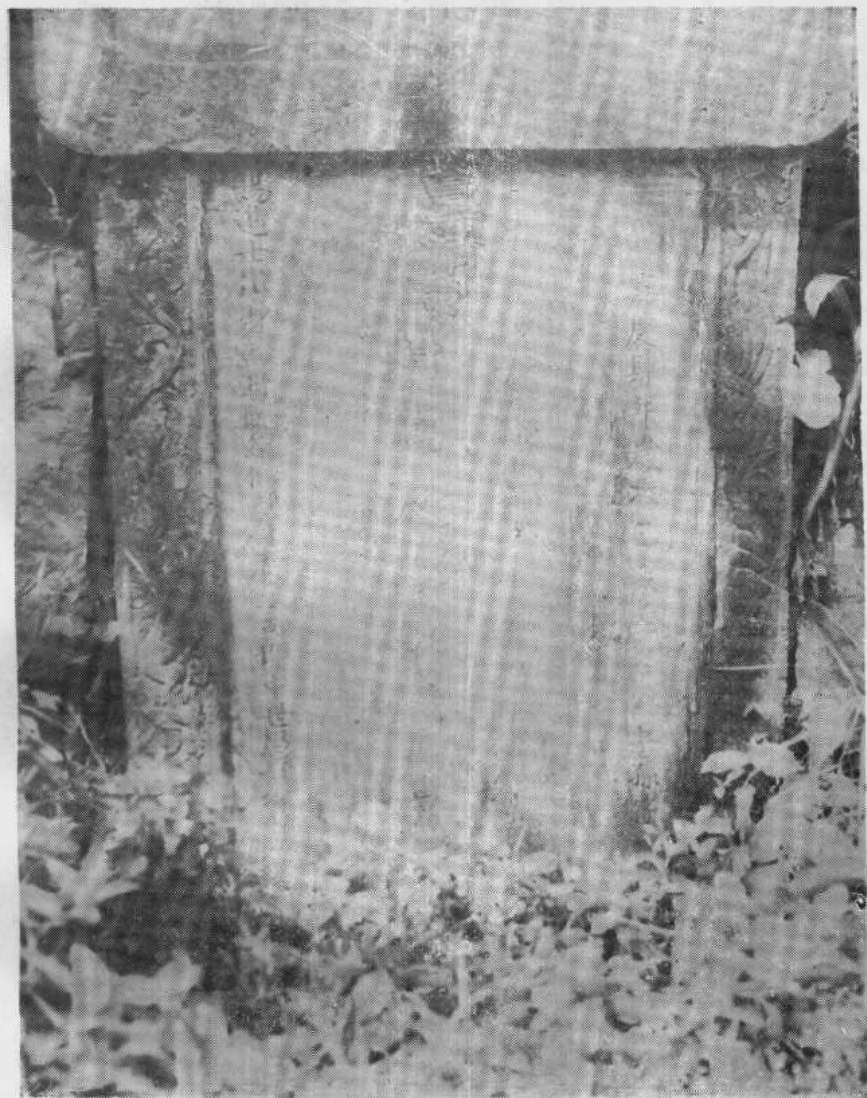
鮑生從余問爲詩，愧無以答其意。一日，偶談蘇詩，遂出舊藏蘇詩選屬余爲言其義法。閱兩月之久，始讀而歸之。

乾隆甲寅，桐城劉大櫚海峯

（案：鮑生當即鮑廷博，歙縣人。）

鮑生月余問爲詩愧無以答其意一日偶談蘇詩遂出舊藏蘇詩選屬余爲言其義法閱兩月之久始讀而歸之

乾隆甲寅桐城劉大櫚



劉大樞墓址

前言

一

劉大槐（一六九七——一七八〇），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峯，安徽桐城（今分爲樅陽）人。家世以教書爲業，僅有「薄田十餘畝」（田居雜詩二首）。他自己雖幼即能文，且工于時文，但十次小考，始得拾芹；屢應鄉試，兩中副榜，一直未考上舉人。一生教書、游幕（在學政幕助閱文）；晚任黟縣訓導，仍只是學官，自言「非士（官）亦非民（工農）」。因此，一方面以坎坷不平之氣，發爲憤世疾俗、敢想敢說之文；一方面，依託富貴之家，謹守封建規矩，甚至曲徇朱門公子與富商大賈之意，寫自己未必願寫之作。

其文在當時已頗有名。周永年、程書昌即因「昔有方侍郎（苞），今有劉先生」，纔有「天下文章，其出桐城」（姚鼐海峯先生八十壽序）之語，所以人們公認他爲桐城派開派人物之一。他又是桐城派與陽湖派之間的橋梁，陽湖派作家張惠言、陸祁孫皆承認這一點。他的詩名不如文名，但袁枚在隨園詩話中，却說他「詩勝於文」。

所以劉大槐的詩文是研究清代詩文的重要材料；不寧如是，它還應該是研究早期啓蒙思想史的材料。這一點，過去很少有人談到。只有清末劉師培看出：「凡桐城古文家無不治宋儒之學……惟海峯」

稍有思想。」（論文雜記）但又何止「稍有」而已。

清代古文家很推崇劉大槐，然亦頗有微詞。如謂「其學不如望溪之粹，其才其氣不如望溪之能斂」（吳汝綸與楊伯新論方劉二集書），或者直斥爲「於理實有未足」（惲敬答曹侍郎書）。那是用程、朱之「理」來衡量，用桐城派的「神味」來要求的。實則「不粹」恰恰說明他有時突破了桐城派以至程、朱的藩籬；「不斂」則正是他「任氣敢言」之處。的確，劉大槐部分作品中，講了一些方、姚所不敢講的話，有的竟與黃宗義、唐甄、吳敬梓、曹霑、戴震頗爲近似。這也不奇怪，他與曹、吳本是同時代的人，與黃、唐、戴，或早或晚，但也先後相接。他們接觸的社會現實相同，而劉的社會地位與文學修養又使他比較清醒地看待現實，敏銳地發現問題。

而且，桐城先輩中，方學漸的理學屬於王學左派的泰州學派（見黃宗義明儒學案）。泰州學派在明代具有啓蒙意義，是思想史上已有定論的。方以智、錢澄之也是善於獨立思考的哲學家，又皆治莊子（方有藥地炮莊，錢有莊屈合詁）。劉大槐生其鄉里，流風所被，耳目所接，他「愛新建伯（王守仁）」（奉題學使公所得王新建印章次原韻），學莊子之文，自非偶然。戴名世更以憤世疾俗著稱。戴之南山集文字獄一案發生時，劉正在青年，後來詩中言：「弱冠負勇氣，鄉閭遭禍罹」（感懷七首），看來即指此案而言。集中觀化、解毀等文亦正作於此時。至於劉的科場蹭蹬，終於貢生，尤與吳敬梓相似。儒林外史中所寫婁家，據說即劉處館的桐城張氏，作爲杜慎卿的原型，即劉之好友吳靑然（榮）；而說「天下

文章其出桐城」的程晉芳，據平步青 霞外攬屑，即外史中的莊濯江，亦吳之好友。從劉的鄉里、交遊，亦可看出其思想淵源。劉晚年在徽州，時戴在北京。但戴的朋友、學生如程瑤田、方根矩、金榜，亦皆劉之至好。他們不僅談文，亦談時勢，注念生民之欣戚，思想有與黃、唐、吳、戴等人近似之點，實非偶然。過去，人們對劉之毀譽，大抵皆按桐城派標準而言，這自然不是劉的「全人」；姚椿等人選劉文時，亦按此標準，故對其議論文，一篇不收，這自然也不是劉的「全文」。由「全文」看「全人」，本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從當時具體情況出發，始能看出其思想的菁華。

二

劉大櫟的思想菁華表現在哪些地方呢？一、他認為「天道蓋渾然無知」(天道上)，並不能爲人禍福。這是荀卿早已說過的；但在當時也還有進步意義。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易經上講的「積善餘慶」，書經上講的「作善降祥」，皆指爲不是聖人之言；還提出質問：「祖有功矣，而功可恃乎？宗有德矣，而德不刊乎？」(天道上)這種懷疑，在當時是頗爲大膽的。他講天道本是講人事。他直斥那時「上之於民，名爲治之，其實亂之；天之於民，名爲生之，而其實殺之」，又說「衰亂之世，其達而在上者，必出於放辟邪侈，其修身植行，則必至貧賤憂戚」(天道下)，言辭之激烈，確「足使熙甫（歸有光）、靈皋（方苞）驚退改色」(吳定墓志銘)。

二、他認為天地間，「最貴爲斯人（民），詎忍終憔悴」，這是儒家「民爲邦本」、「己饑己溺」思想的繼承與發展。當然，他不如顏、李、方苞，對「禮、樂、兵、農」，缺乏具體、深入的研究，不能「推究利病」。這大概就是包世臣所斥爲「略無菁華」的緣故（包世臣再與楊季子書）。但在君臣關係方面，他却有更大膽的議論。他認為君臣關係，只是一種「共事」關係，「臣之食祿」並非「受君之恩」。因此，他否定「忠臣不事二主」這一教條。他在詩中，又以「團圓一室內，弟寒兄不知」爲喻，指出「深宮狎阿保」的皇帝，能够「而憫百姓饑」（雜感十一首）嗎？這就是說：皇帝不會知民疾苦，自然也就不會「勤政愛民」。他在寶祠記末，一反士大夫建祠本意，指出明王朝厚待士大夫而虐百姓，結果却是「卒亡明之天下者百姓也」。這些議論，很像黃宗羲和唐甄。

三、他揭露當時「乘時竊位者，怙寵立威，貪婪無厭」，亦即既貪且酷。就貪言，「在國則培其國之所有，以歸於一家」；就酷言，則是「見稍異於己者則黜之，甚至夷滅其宗族」。官場上「以谿刻爲能」，「以相媚悅爲能」，於是「世俗日益偷，競爲美軟」。就雍、乾時說，這是合乎實際的，也是比較本質的揭露。他由此而進一步指出「天地之氣，不鍾於士大夫，而鍾于飢餓行乞之人」（乞人張氏傳），丈夫不如女子，富貴者不如乞丐。對於八股，他晚年也看出那是「臭腐之辭」，並斷言不會「有天下豪傑出於其間」；甚至把爭名奪位的人比之於狗搶骨頭（答周君書），這些話與曹雪芹、吳敬梓所言，尤爲近似。

四、他看到事物的變化不息（見天論下），反對「好古而失之愚」。他對歷史上許多舊說，皆敢於懷疑。如人們一向認為「六經亡於秦火」，他却寫了焚書辨，爲秦始皇辯護；又如對伯夷「扣馬而諫」武王伐紂，他指爲「委巷小人之談」，論證其不是事實；對復古主義者津津樂道的「井田」，他也指出：那是「不可能實行的事」；當時，康熙、乾隆兩個最高統治者都想以程、朱思想來「一德同風」，他却指出「天地之氣化無窮，天下之理不可以一端盡」，不應「見稍異於己者則羣起而攻之」，主張學術上應有某種程度的包容。在封建思想桎梏之下，他敢於懷疑，主張兼容，顯有一定的啓蒙意義。

五、他稍早於戴震，却已看到「人不能無欲而相聚以生」，主張「本人情以通天下之和」。這與宋儒「唯人欲淨盡，斯天理流行」之說相反，而與戴震「理在欲中」，主張「絜民之求，遂民之欲」基本相同。戴說在當時具有啓蒙意義，已爲思想史家所公認；劉大櫟先戴而提出這個見解，自然更值得重視。

三

劉大櫟畢竟主要是文學家，我們還要着重談談他的詩文，特別是其散文。

一、劉是桐城派作家。桐城派淵源於歸有光。「先妣事略」、「寒花葬志」和項脊軒志的作者歸有光，採取了小說的以尋常人物的日常生活爲描寫對象的態度和刻畫景物的技巧，總算是黏上了點時代的邊

兒，所以是散文家中歐公以來唯一頂天立地的人物。」（聞一多文學的歷史動向）劉大槐的章大家事略很象先妣事略和項脊軒志，樵髯傳很像歸有光的筠溪翁傳；張復齋傳中寫張審訊不孝商人一段，曲折生動，更似小說；下塲子張十二郎壙銘用白描傳神，其細節刻畫，亦近寒花葬志，但由于寫的是以封建「家教」著稱的張英、張廷玉家族的子弟，其迂緩性格之形成，更有典型意義。章大家事略表揚婦女守節，誠不足取，但也寫出這個婦女的善良與痛苦，客觀上使人感到她是被損害的人。

劉大槐又是詩人，散文中常帶有詩的韻味。這是他與姚鼐的特長。如海船三集序，想像航海之驚險，運用示現的手法，突出詩集作者在奉使過海時履險如夷、吟嘯自得，揭示其忠於使命的心靈，由人品襯出詩品，對其詩反而不加評價。又如遊碾玉峽記，着墨不多，而景真情切，神餘筆外。這些與姚鼐的左仲郛詩集序、遊媚筆泉記，尤為近似。

劉大槐作為桐城派作者，他的這類文章，確能體現桐城派的特色。他之所以上承歸、方而下開姚鼐，正在這種地方。

二、從敘事翔實看，這是劉大槐與方、姚不盡相同之處。方、姚寫人重傳神，往往化實為虛，如方之孫徵君傳、萬斯同傳，姚之朱竹君傳，傳主皆當時大學者，而方、姚寫得却很簡略，從中看不出其人的學術成就與影響。而劉為江永所作的江先生傳却不同，他以江永著作為重點，通過它反映出江在學術上的貢獻；最後，又概括點出江的治學方法與學術地位。兩兩相較，顯然他寫的更為得體。他的黃山記、

浮山記，既不仿效柳宗元 永州八記，也不模擬蘇軾 石鐘山記，而採用徐霞客遊記寫法，巖洞澗石，歷歷如繪，簡直可以用來導遊。在唐宋八大家以及桐城派文中，這也是很少有的。

三、從氣肆才雄、波瀾壯闊來說，這更是桐城派所未有的。過去人們對桐城派文不滿，主要在其「以空義相演」（劉師培語），「局於議論」（謝无量語），「易入庸淺」（才力稍弱）（朱一新語），劉的某些文章恰無此病。其思想菁華，上面已經說到；即就寫作技巧言之，也有下列一些特點：（一）起筆峭立，亦即開頭處不用「冒頭」，而「劈頭湧來」，韓愈時用此法，桐城派文中則少見。但劉大櫟 海舶三集序、江汝川詩序、送姚咏棠序等等却常用這樣起法。起筆峭健，下文自然不落平庸。（二）迭用譬喻，如答吳殿麟書中「隋侯之珠」、「崑山之玉」等，連用六個譬喻，排比鋪陳，氣勢雄邁。人們常說劉大櫟文學莊子，或謂其近東坡，莊子、蘇軾即常迭用譬喻。（三）插入寓言。文中插入寓言，先秦諸子中常見，莊子尤多，後來古文中則少有。劉大櫟文中如觀化中結璘與鬱儀對話一段，即是寓言；顧備九時文序中也插寫「楚之南有漁者」一段。這種寫法，使文境奇縱，波瀾壯闊。（四）插入韻語：如答周君書中「嘗見都市中孺稚之嬰，輕俊之少，遊歷權門，妍姿巧笑，善度憎嫌，能迎喜好，珠玉時投，綺紈叠效……」即是在散文中插入韻語。但這與駢文的「競一韻之奇」不同，它是感情激動，辭氣強烈的自然表現。這也是唐、宋以後古文中所少見的。

四、劉文缺點，亦復不少：他讀書不多，交遊不廣，因而文章題材狹隘，資料缺乏，議論文引證不出

五經、三史，傳記中亦無奇節異行。且賣文爲活，不得不曲徇人意，寫了一些內容陳腐的祠堂記、宗譜序、時文序、貞節傳之類的文字，寫時又忌諱多端。章學誠古文十弊中指摘的「八面求圓」，即針對劉的汪貞女傳而發。他寫這種文章，好像很不耐煩，因而用字造語，每多失檢，如翰林院李公墓誌銘等，連虛字使用，亦多不當。其他文中，亦時有蕪詞類句，蓋才氣不斂，修飾不足，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披沙揀金。

五、劉大槐的詩歌，也值得一談。袁枚、程晉芳說他「詩勝於文」（隨園詩話），有無根據呢？我覺得：他的詩多爲言志之作，不像文章是「徇人」之請而作，因而詩比文較少庸腐之辭。就言志言：一種寫自己的用世之志，如「生則爲國幹，死當爲國殤」（感懷六首），「萬里向沙漠，橫戈掃妖氛」，意氣之壯，文中反而少見；另一種寫文中不便直說的，如上舉「深宮狎阿保，而憫百姓饑」，意旨遙深，故鮑皋比之於阮籍咏懷（見海峯詩集卷首）；又一種是憤世疾邪、悲歌慷慨之作，如金臺行有「燕昭死去馬羣絕」等語，周振采等把劉詩比之鮑照、李白，大概卽就此而言（見海峯詩集卷首）；還有一種是寫田園山水的，恬靜真朴，故有人比之兩謝、陶、韋。他的某些詩頗近宋人，有人評其懷倪司城爲「一氣旋轉，山谷集中最勝之作」，評其登黃鶴樓爲「氣格蒼勁，極近放翁」。大約清人學宋詩，始於錢澄之，查慎行卽曾從錢問業。就桐城來說，劉詩在錢、姚之間，亦如其文在方、姚之間一樣，起了承前啓後的作用。姚鼐以後，學宋成爲風氣，影響直到晚清。這是講清代詩史者所應當注意的。

當然，對於劉大槐，對方、姚，對桐城派，還有與之有聯繫的，如民族問題、理學問題，皆還有待深入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方、劉、姚三家詩文集，實在是很有意義的事。

四

劉大槐詩文，生前即有刻本；身後一再重刊，日本也有翻刻。販書偶記載較早的有康熙時繆荃孫刻本（即「家刻本」）與雍正間刊的小稱集。小稱集今未見；繆荃孫本，則曾向徽州博物館借閱，有詩有文，但無徽州之作，且僅終康熙之世，於時劉大槐年事尚輕，故實爲乾隆二十年左右所刻，孫殿起蓋因其刻工之精而誤認。安徽師大圖書館藏有日本明治間翻刻本文集，原題爲「方國校錄」。方國爲劉之弟子，所錄有劉大槐在徽州所作之文。後來，徐椒岑（宗亮）之編校海峯詩集、文集，當即以方國校錄本爲據，而重加編次。徐校本刻于同治甲戌。同時，劉之族人劉孟塗（開）之子劉繼，字少塗，又在邢丘重刻，由歐陽霖等編校。詩集尚有題爲「姚鼎校定」之醒園刊本，字句頗有異同；後蕭敬孚（穆）重訂另刻。徐校本編次較善，然錯字不少，似徐宗亮編而未校；日本翻刻本錯字尤多；歐校本錯字較少，然亦互有得失。今以徐宗亮編本爲底本，校以歐校本，並用繆荃孫本、日本翻刻本參校。諸本皆誤者，則校以選本（如函芬樓古今文鈔）。對校之外，亦間用他校與理校之法，如晚過京口「狼石消沉誰弔古」（徐本），「狼」字顯爲誤字；歐校本改「狼」爲「怪」，亦係妄改。按詩寫京口，自當爲「狼石」。又祭望溪先生文「比之

周士子美、夷吾，按方苞敍交及劉大櫟過望溪故居詩注，均言朱試把方苞比爲公孫僑，公孫僑字子產，一字子美，但人們熟知的是子產。今皆據以改正。

其他一些古字、諱字及其他異體字，如「粗」寫作「麤」，「背諷」寫作「倍諷」，「耶」寫作「邪」，「庵」寫作「尸」，「債」寫作「責」，「玄」寫作「元」，「悅」寫作「說」……雖於古可通，但不便閱讀，今皆改從常用的字形。至文中一些蕪詞類句，爲了存真，則概不改動。爲了避免繁瑣，不出校記。

標碧軒本多釋詁一文；歐校本附有劉海峯稿（八股），稿前有時文論（其中講到八股與訓詁及古文之不同，可以參考），今將釋詁與時文論附錄於後，作爲附錄之（一）。

關於劉大櫟出處交游，編爲簡譜，文之可以繫年者分年繫入。姚鼐海峯先生傳，吳定海峯先生墓誌銘、祭海峯先生文及國史文苑傳本傳，亦并錄之，作爲附錄之（二）、（三）。

日本翻刻本、歐校本，文後均有評語。此本時文舊習，故徐宗亮已將其芟除，今不復錄。其中有一、二條涉及作品寫作時間，錄入簡譜中。標碧軒刊本詩集前有諸先達友人評論，摘錄若干條，合以諸家文集中對劉詩文之評論，編爲舊評選輯，作爲附錄之（四）。

淺學謏聞，加以老病，難免疏漏，惟通人有以教之。

吳孟復一九八六年於安徽